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二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穉蒻父較閱

癸亥天啓三年正月大學士孫承宗題天下招兵者臺省先之勛武次之今盡踆踆謝不敢薔無不相戒于杜應魁賈胖與何棟如游士任之喜事而更戒于蜀中之禍臣在兵部時交薦應魁者以爲大將心頗疑之不虞其材難統馭　輦下沸騰於是盡欲逐其兵將于關令其兵逃故二千三百有奇馬逃故三百有奇一旦削其官追逃兵逃馬之數恐應魁一拳而兵馬之見在者將盡逃亡臣議姑削其副總兵職銜准

以守備管事以聯絡其見在兵馬仍陸續追賠其逃故兵馬錢糧外如何棟如招兵費繁兵雜多口謬論信手狂費于先不免飾辭謬遯于後似當明覈其實而從未減無以偽才阻天下眞豪傑任事之心外如游士任俠氣深心雅抱鳴轂之恥獨其所信諸妄男子任誕遂至蕩費公金又以親老晝游幾至盡散八千然費雖多而兵殊可用似當清查其錢糧責其所令之人無令盡沒其善蓋臣歷閱諸招兵者獨鄒復宣郭允厚傳宗龍稱省便而適于用若蜀中明時舉李璉初則蜀人盡怨之今則蜀人盡憐之似不必過

執法以佐數乃若論死叅將賈祥兵五千人盡以爲可用。既不若諸人以五方雜遝之衆入伍、其錢糧分明又未盡如諸臣虛冒不可解。臣謂祥可寬也。外若遼東監軍方震孺當疆宇方顛正師友交關業已圖存寧責殿後至其招疑弁于負固載棄困于流澌竄謂張御史之死既胥同城義必不可求脫方御史之生總未聞賊勢尚可以姑全要不得與張可同議者再照臣抵關雖未敢議誅逃將而心頗嚴之如原任總兵李秉誠數月來煉火藥幾五萬人其勤敏有精思是當錄叙其新績不必從前追論其舊過庶令臣

所爲操縱諸將者將人人可鼓也臣又念錦衣衛指揮陳居恭擠議移臣居外爲臺省論劾華任居恭係臣同鄉晚輩或過信臣爲力可當關而語無倫次未必信人指授况今臣旣抵關似宜復其原任無令人謂臣一入綸扉侵及邑子又 天慈所以庇臣也

何棟如游士任方震孺明時舉李逵樞輔所論之人也今且爲之寬解熊廷弼樞輔所糾以收之獄者也別疏屢爲之揄揚關上之逃臣樞輔所欲畫殺者也今每每爲之引拔何自言之自悖之後先成兩截耶蓋前在中樞決于獨見以一疏收名今

在榆關親曆畢從以多門漁利故議論相懸如此
然此篇大意欲抹陳居恭故借諸臣爲起講市恩
私以聯黨局居恭爲樞輔鄉人其知樞輔之心失
矣欲俟經畧事壞而後身任邊疆入秉中樞出膺
關塞文掌端揆武當帷幄儼然爲 本朝人物第
一其樞輔無窮之心事乎舉 朝推用經臣 天
子臨軒授劍專命鄭重無端而遽易之徒爲引用
私人之地且以遂其出將入相之謀自古權臣當
國不顧天下萬世之公議此爲 本朝二百五十
年未有之事亦前代迄今所僅見者也

遼撫閻鳴泰報據駐劄前屯衛副總兵趙率教塘報奴酋差八箇王子帶領步夷八萬于十月內每王子分米一百三屯俱搬運牛庄海州下卸又有八箇王子帶領有馬真夷并漢人約有二萬餘騎駐扎右屯衛步夷挽拉戰車五千餘輛每車上裝帶鑿眼木三根擺列城外又說河東十家編軍一名朋出馬一匹隨營發有馬夷人在杏山一帶往來游走等情到院又河東堡看囤老民董仲仁報八個王子帶領馬步夷人將右屯衛堆積米囤一千八百囤各處搬運至三岔河岸又着河東人挨搬至遼陽城復差真夷馱

運口分又從廣寧推來戰車三四百輛擺守右屯城門城内一個道理同四個遊擊帶領三千韃子在内駐扎仍差夷人哨探北至杏山撞遇西虜馱糧被西虜將哨探東夷殺死六名往東跑走各路台聞風放砲舉火接至廣寧城東夷接放大將軍六位以當西邊人馬後查西虜截殺東夷其積囤米糧一半馱運一半拋散聽聞運糧畢日將人民盡行東趕等因到院看得奴酋一面且向山海且狠顧東江思甘心于毛文龍久矣向聞我關上軍聲大振又懼我之乘其後也今既移積粟于河東復推戰車于右屯分兵駐

防撫糧餉探意欲何爲將乘冰合之時永斷以絶後患乎我兩月以來盔甲器械之需由海東發此極多在毛文龍已自不乏戰備關上人心已固即來已有以待之而西虜部落漸集在杏山一帶奴或不敢驟越而之西也除申飭將士嚴加隄備外理合塘報

兵部題遼陽以百度廢弛之日當一朝竊發之奴撫順彈丸倉卒告變當時道臣顧顧以戰則無兵禁則無餉躊躇四顧計畫無復之竟爾縊死至今傳其題壁十六字曰邊疆失守臣子何顏無力報 國甘心九泉此雖不得已而殉封疆視彼聞敵渡河抱頭奔

氣竟棄職守者大有間矣合將顧願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　賜祭其父母仍與應得賜典以報教忠

兵部題覆視師張鶴鳴經畧王在晉咨疏除陣亡麻承宗等另疏優恤外內叛將劉世勳祝世昌羅萬言胡遵義趙時雍王朝亮閆邦熊錦劉式章李維龍王有功李國臣王化傳岳宗大高承宗李世勳黃進鎖萬金何世延孫得功劉世功金勵高中選黑際盛楊可大高鴻中劉元慶蘇應科索萬全應行原籍地方拘其家屬依律處治仍俟勦平之日爲棄銜之懸其

逃將郭登選馮大梁李繼業蔡汝賢黃士英吳登雲
王謙亨張效祖李思漢王紹戚允成梁邦瑚行原籍
地方撫按嚴拿到京正法至不知下落張應龍越效
忠嚴進忠保國忠李愈茂孫光禧劉麒王國勛鮑承
先莊安世張萬化郭世藩王化準蔣紹芳張夢麟楊
國柱沙宗海杜國楣吳登高桑秉平高鳴鶴董弘基
劉芳聲陳一元劉元清李正蓁胥國相安邦李元勛
劉守清沈松夏國卿或爲河邊無定之鬼或爲故里
逍遥之鴛仍應行山海及各原籍查勘存亡分別處
治至見在與在關楊肇基王光有倪寵王紹勲李性

忠王牧民張天道平四知祖天壽楊應乾王之棟周守廉魯之由孟淑孔徐漣張思任朱梅蘇其民許定國成斌才景國佐田應兆王表葉時新劉雷朱大用左輔王永禎談堯德王勣李成龍吳有浩周應乾陳應魁郎陳彥魁盛忠趙忠浩朱釗高如嵩竇成功孫懷忠夏京雷起潛及告病王威侯世祿戴燁劉光祚楊元吉陳琚姜弼麻承先馮應魁焦恒李登龍周義杜學伸王佐才孫慶楊汝福桑仲金李春秀鄧祖禹崔承恩胡廷栢劉應登陶進諸將曾與賡寧之役者或有收孟明之功或難逭穆苴之法均應聽督理閣

臣簡汰稽核總之法期必行行期必確久玩之人心或者其知警乎

二月山海關築壇拜馬世龍為大將厚贈金繒兵馬錢糧事悉以屬之○大學士孫承宗奏臣抵關以來惟有操縱將吏以提掇其心志而厚儲其氣頃者仰蒙　皇上以馬世龍為主將以王世欽尤世祿左提右挈馬世龍管中部當以建昌路隸之王世欽管南當以燕河路隸之尤世祿管北部當以石門路隸之三路三轄仍以虎符為重故南北兩部皆在世龍節制之中而三路兼統于中部且世龍既佩平遼將軍

印 特賜尚方劍為 皇上神武遠謨謂大將軍專
制閫外非專生殺無以制三軍臣何敢輕為世龍請
然竊意 皇上或不為世龍靳世龍事權既重似當
重其章服去其署秩實授府銜官不加增可資彈壓
可以榮及其親蔭御將之道不予以輕則權重不奪
其重則權專伏望 皇上俯察臣言勅下兵部擬以
實授府銜予以應得 制勅或 特恩賜尚方劍以
資彈壓尤世祿王世欽各予以 制勅關防分轄兩
路而節制于中部 勅各該督撫司道與各該將領
共事者當精簡其庸懦不得鄙夷其人而輕制之當

力助其强梁不可過疑其人而抑之其權專則其氣不挫其氣厚則其心不紛于邊防未必無裨矣

築壇拜將淮陰之後一再見之世龍無它長惟工伺喜怒以投所好而樞轄遂以兵馬糧餉生殺予奪之權授之將非賄不用罪惟賄則免月有進奉扣公饟以充私橐將相之門黃白充斥兵虛而不可問餉耗而不可核柳河一敗始論罪而終議賞邊關既無兵馬 朝廷并無紀綱籍名食餉者十四萬而究竟則五萬八千人而已于是六使並出鎮守關寧稽查兵實而因及于諸路權歸內監文

武皆爲肘掣矣

巡關御史潘雲翼題慨自遼變以來五年于茲東西南北無有不調之人矣公帑私藏無有不括之財兵車甲仗無有不製之器水運陸輓無有不需之物矣往來符檄如雨如雲子午輪蹄乃穿乃裂無有不備之苦矣是舉全付之精神悉付閫外而乃鰓鰓然帷籌幄算不能應笳笛之數聲堂堂乎大纛高牙無當彼馬鞭之一指豈非彼畏法之心卒不能奪其畏敵之心哉咸切齒于罪經罪撫不即懸首藁街逃將逃官尚爾偷息梓里爲是國法人心不加振厲請爲

皇上諭言之自撫順變起而清河之失陷之張承胤之戰亡蓋繇于李維翰之輕敵其間死事死法與夫被論諸臣雖已昭然耳目而用李維翰以撫遼用楊一桂以按遼用顧[illegible]等以司遼者誰則冢臣鄭繼之之愚昧樞臣薛三才之機巧其罪當不在遹夷激變之下不可不為今日之鑒也自三路敗衂而開原之失陷之楊鎬之喪師豈得諉杜松等之違制其間死事死法與夫被逮諸臣雖已確有定案而用楊鎬以經略用周永春以巡撫用陳王庭以巡按用李如栢以大將用潘宗顏等以監軍用鄭之范以署開原者

誰則樞臣黃嘉善之悮 國科臣趙興邦幵詩教等之擅權其罪當不在催戰失守之下不可不為今日之鑒也鐵嶺之失誰初任而不救非熊廷弼乎誰先去而隋城非李如楨乎其間借招兵以逗遛倚賛畫而攘利雖各難逃清議至會議以用如楨推薦以用廷弼則吏部趙煥等之一悮再悮科道官應震李徵儀等之一疏再疏又今日之一鑒也遼瀋之失孰收降而收叛非袁應泰乎孰監軍而棄軍非高出康應乾等乎其以大將而死難以巡方而死忠以同道而死節雖各有光青史而輔臣受 面諭于講筵漫無

主持樞臣奉 明肯于有赫一籌莫效則劉一燝之依違崔景榮之庸闇又今日之一鑒也至于廣寧之失更可嘆焉昔人言奔潰者曰望風而靡時何風之在望狀驚惶者曰鶴唳風聲時何聲之可聞遼山遼水之盟不堪逃臣之一擲如雲如雨之衆坐令閧然而四散於是乎熊廷弼王化貞等之罪不可勝誅矣然而經撫之不和皆繇中外不令勘明入 告致有起用之諸䟽則樞臣張鶴鳴之剛愎臺臣方震孺之扶同又非今日之一大炯鑒哉嗟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山海以咽喉一線之地保障 畿輔半壁之

之天不但封疆得失所關抑實　宗社安危所係幸
輔臣赤忠擔荷謬力匡勷　國法賴以昭彰人心因
之底定惟是既倚樞輔之重詎可乆當虎豹之關而
督臣復以倦勤之年思卸節制之任則進退之際最
為吃緊關頭而保舉之法要求成效大驗此須勘破
情面擺脫因循務以洗心滌慮之畱別立旋乾轉坤
之業自非　皇上威靈震疊之又何望焉臣以巡關
之役職掌所係用是時夜之鳴不能自巳伏乞　皇
上大奮乾綱申嚴　巽命先將僨事諸臣分別察治
再將當事諸臣嚴加責成此不惟遼案結而察典公

且可令　國法伸而人心奮其于懲前毖後內安外
攘非小補矣
此疏陳遼事罪案歷歷詳明末云樞輔詎可當關
良有深意
附屯田都院董應舉書　此書載在新刻文集
今年盜賊縱橫自二月刦固安後縣縣被刦而不
報即武清城門亦晝閉矣都城內兵拆侍御之屋
城外搶侍御之損此何等光景邊卒策馬投虜關
外遼人剪髮投夷其在內者洶洶有惡言　又何
如光景御輦無法募之爲盜給軍不時汰之爲盜

天下不危蓋無幾日當事欲裁諸撫以各道兵權盡歸總兵不問總兵為何如人榆關一動不降則走不走則為亂矣經撫既驅遼人入關今又哄之出以餌虜反戈不難遼弁不散之各衛遼士不聚之一學蓄憾既深藏奸不測吾不知其所終門戶既立彼此遞攻人不論善惡入者為徒事不論是非黨則為善權之所奔駛於　國命舌之所附勝於王言巧者換數面以取官拙者抱孤貞而見棄

嗚呼唐宋之禍戒之哉

孫承宗題臣念天下邊方大計不過曰守曰款曰恢

復然而叉急合天下瘝而思起死而乞生來而求去怕而冀苟延者之心無論恢復之不能而欵守頓失其據昔裴度自 督師也督其見在之師直入淮蔡恐心不一力不齊耳未嘗招調訓練復以進取制于旁議也臣之自 請竊比于度夫亦制其訓練爲恢復以奉 皇上之勑旨恭 皇上勑臣曰寧遠廣寧及河東土宇漸圖恢復今觀天下大議似專在于守關以內夫守則何取于督師以主守而恢復不必計則又何取于臣然而臣知棄遼東非 皇上之心也以遠在萬里之黔尚不肯失近在門庭之遼詎可不

問臣以爲遼東不復天下不安而欲復遼東則關以外必不可不屯兵屯兵必不可不修築而寧遠覺華之議必不可輕罷請以守言之凡客兵利速戰主兵利久守今關城聚秦晉川湖齊梁燕趙之衆盡號客兵而額糧之外曾不能加毫末于其身徒責其捐墳墓棄妻孥嘗固結于我豈不稱難而況糧料不繼即其繼也稍得固結其心不逋不譁而坐食便至坐盡益以速戰之備爲久守之謀欲進則不足久守則必變故議兵必在土著然薊鎮土兵而守關以内遼兵亦[illegible]進故隨遼人之便安插于兩衛三所五十七堡

之甚以兵以屯田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使關外之備稍足則關內之防稍減然舊之土著餉少令之土著餉多行之十數年天下當自不支而況竭天下物力歲養十數萬坐食之人既難久戍更苦更番時可烏合時可烏散師老財匱事久變生天下之安危寧獨在賊之來不來而況守在關以內則內備殊覺淺薄而守在寧遠則山海已爲重關而 神京遂在千里之外且其用水用山計萬全于室外以款以復力百倍于關門令天下亦嘗計及此者乎再以款言之臣之初抵關門也舉幕旃車遝䙖腥膻之氣

撲人日報劫殺時傳烽火議遠撫場而通官難之得廣寧道議合初移之中前為四十里再移之前屯為七十里又再移之中後為百里又再移之寧遠為二百里然地屬衝腹賊仍劫掠近總兵官以兩協提路將分之信地仍以撫夷將統兵任邊堡立市場隸以鄰堡即撫即防而脉絡分明支節貫注更以中右之役揚兵議剿而部落暫遁劫掠稀闊倘得市貨稍覔通官不假自可為防今議撤關外之防為守關內則虜仍入關為撫而凡部三十六家仍環聚于關門其坐關貿易遠夷物役集于入里之內廣寧有道寧前

有道鎮守遼鎮撫守遼撫而安插乎遼人寧前却曰惹禍無論十餘萬生靈何地安插將西虜爲實封遼官爲僑立遼人爲撫寓乎再以戰言之賊迫寧遠則以置兵置死之兵合與兵與死之衆心堅敢死氣厲無生而外無可掠中無可希徼失既倍兵民既齊兼以海出其後山峙其前奇伏間出定可殄賊即或越二城而前寧城已綴其後即或合二城而守各城已扼其吭即或直抵關門不顧而前有堅城後有勁兵自可立見摧靡又或妄希及海則覺華島之駐師與望海臺之泊船相控而長鯨必授首于波臣又或下

關城之精用進圖恢復則水師合東陸師合北可戰
可守可發可接水陸之間奇奇正正出沒無端故拒
賊于門庭之中與拒賊于門庭之外其勢既辨我促
賊于二百里之外與賊促我于二百里之中其勢又
辨廣寧我遠而賊近寧遠我近而賊遠我不進而逼
賊倘賊不退而逼我則山海之于寧遠何如寧遠之
于遼陽不見宋之割地使乎與而又與遂至無可與
退而又退遂至于無可退假令一與一退狠野可格
蒼埤一塊蝸縮前保則旁觀者尚欲居平常局者何
敢冒險惟古[illegible]察夷情夷狄之慾必不可厭則　祖

宗之出守必不可失關外五城二十七堡盡撤則西虜環關門而為款泊城下何以應之天下亦嘗計及此乎故臣妄謂天下之安危係于關門而關門之安危係于遼左是以謂遼左必不可不復而寧遠覺華之議必不可罷蓋凡水陸舟車馬步將卒細及矢砲錢糧無一不約其目而彼已情形山川險易天人相湊之幾微亦已畧其彷彿夫師徒未備而漫言戰是擲也師徒不備而猥言守是坐困也然而戰具當備軍需當速獨弦不揪孤掌不拍惟議異則力分惟衆咨則事舉誠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illegible]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張供[illegible]易

我人之忿慾可乘奴賊之暴促可扼臣豈不知苟延
歲月與世浮沈可以解衆人之近憂可以脫此身之
後患但臣旣冐天下之安危而今日避忌不言誰爲
皇上言者他日　皇上責臣又誰爲臣言肝膽幾裂
伏乞　皇上立賜决斷施行

西虜受欵後寧遠未嘗不守欵虜亦不在關前孫
公哆言恢復大約用闗撫之議聚兵于覺華築城
于寧遠乃竊窿山之築三年未覆一簣而覺華島
之守海中致陷多兵遼亡之後不可無此議論督
師以來未嘗有此事功

三月遼撫閻鳴泰題遼地自關以東平川相望惟寧遠首山突起海上形勢最高首山而下爲窟窿山兩峰横亘二關中開此咽喉之地也對山而南爲覺華島蹲踞大洋逼臨北岸此腹心之所也水路相去僅二十六里若關門之雙眼然覺華一島又若天設之以爲寧遠佐者萬一此島爲敵所乘則守關工夫俱付空地矣今日安危機竅緊關在此去秋已經前經臣令祖天壽率遼兵金冠率舟師運糧餉火器收拾屯島以爲家當近與寧遠人煙往來生機活動非復往時既脫蕪穢之場關西遼人聞之無不奮袂攘臂

爭欲出關以戧者首山能墹杏山六七十里吾置烽火其上時勤瞭望使敵知我有備必不敢率意長驅乃乘間于窟窿山口亟築邊墻一道以橫截之此口凹凸相連僅廿餘里版築夙具不日可乘凡山側可通戎馬者或築壁或築墻相機行之此墻之成寧遠之勢屹如鐵壁而後遣大將駐前屯而東步步爲提重兵火器以乘之無切埋伏隄防整暇以待如奴衆來別圖制人之法如奴一至則神器碎其首伏兵剌其脇氷兵襲其尾敵有不狼顧而奔者臣不信也兩關撫籌邊無危奇策只城窟窿山守覺華二事耳

覺華島去寧遠二十餘里賊雖陸水兵安能阻賊攻城水兵安能拔此遼生王寧之條議而閻撫以此取世資耳食者遂深信之不知覺華春夏可守而冬不可守虜踏氷而過島中爲絕地矣丙寅春賊犯寧遠不聞窟窿山出一奇設一伏殺一賊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于閻撫而益信後閻撫被論回籍聽勘御史智鋌薦云閻鳴泰屯覺華島據首山嶺鑿鑿可行猶稱萬全穩着所當亟爲昭雪以儲大用又御史楊維垣薦云舊撫閻鳴泰守覺華窟窿山之議何等慎密老成在我無孤注

之虜在奴無破竹之勢即直擣黃龍府可也嗚泰
遂借二酋而起官矣目不睹邊而言邊所云耳食
者此也

孫承宗題關城東前屯與寧遠為兩大城可屯聚而
寧遠當先據以良將統重兵而仍以驍將統水兵從
覺華而北賊抵城則我之水兵當繞其後而寧遠之
兵當擊其首湯泉瓏山與首山之伏可攻其脇而曹
庄寨于山更為遠勢項撫臣議于覺華遣驍健通東
方良有深意合登萊千里之水面并為方略而相機
覷勢自有為奇為正與諸臣相所苦心悉力唯是兵

馬前安排出關之計即在安排城守之中日計守即日計出以提撥兵將精神臣初不敢驟爲嚴而今不敢驟爲寛見今任事有人兵亦漸集凡一切訓練攻守俱責將領餉綱振紀及徵發供應俱責撫道臣自覺案頭無事可做亦自覺胸中無竒可施不過以見在遼田安見在遼人以見在遼兵守見在遼城稍清畿内之紛嚣漸圖淪失之土宇即兩撫臣與諸將吏竒謀異計亦自此展布原非虚冐恢復之名以飾聽聞葢兵力粗有推敲着數粗有部署而成敗利鈍未能逆睹也

此後俱遣推敲渾[illegible]

寧遠之守非從今日始樞輔諸覺華並處活可奇可遠必不可不據此撫臣得力之急着然則孫公之爲督師閻公之取巡撫舍守覺華其寧有他策乎奴繇陸水兵之不可繞後也奴用騎舟師之不可抆擊也不待智者能辨之百事尚無頭緒胃中巳自無奇覺華既陷智盡能索虗胃恢復之名寧不爲英雄掩口哉

五月刑科尹同皐題自有東警以來竭海內之物力無寧地無寧人迷因當其事者不從實地作根基專以虗恢飾耳目故一敗再敗失全全亡今 宗社安

補次
罷

危屬于山海山海倚重屬于薊門如以朽索而繫千金之寶見者咸嗟息思扶未有反醬而决之者如近日撫臣閻鳴泰岳和聲作用有可商者焉職生也晚而臣生平未嘗習特其履任以至今條上方畧稍一剖之夫遼左始終以戰敗非以守敗途人能言之爲遼撫者雖是選將練兵固人心揚軍氣保山海之鞏固爲第一義今鳴泰不曰軍兵揀練已精則曰火器教演已熟不曰防範謹嚴則曰偵探綿密且言奴有事榆關自行授首也又言覺華島在前可以即據也兵家之道虚虚實實以此外示恐喝内示鎮靜未爲

不可獨其矢口為談視奴酋若孤雛腐鼠而弄之股
掌之上也者使其兵力果能如此亦能當機慎重若
止聽回鄉諸人之言知時勢之可前而不知吾力之
不能前所關利害大矣職願嗚泰再商之也薊門三
協咫尺虜幕向以匹馬不入為功所轄有主客南北
軍兵原自足用因與遼鄰征調空虛軍民俱用山海
有警薊門首當其衝為薊撫者亦惟是選將練兵以
固人心揚軍氣聽山海之聲息為第一義今和聲不
曰水陸營之並開則曰奇正兵之互用不曰奴或懼
而悔罪則曰奴不量力而犯逞且言鐵礦銅礦之宜

探也累累若若並膺也兵家之道變變化化以此廣
樹聲援高占地步無所不可獨其抵掌而談視用兵
若弄丸承蜩別有不傳之秘也者使其識力果能如
此亦宜照管家當只憑一念之慷慨如吾局之當舉
而不知時勢之不能舉所關利害亦大矣職願和聲
之再商之也山海薊門關係 宗社安危職先年以
選將練兵力翻前局爲言而人無聽者今二臣自履
任來從不聞將如何選兵如何練兵將之堪戰者若
干兵將之堪守者若干兵將之器械馬匹所有者應
否堪用所無者作何造辦總惟翹然見奇欲以手搏

猛虎足蹯修蛇職不知二臣操何術而遽神奇若此也

御史徐吉䟽云樞輔孫承宗業奉　明旨優留自宜以全副精神一意操縱相機爲犂掃之計若撫臣閻鳴泰年來漫無尺寸之效其才幹之闒茸不濟固已窺其大槩苐當此安危針芥之際何得荏苒優容以明蹈覆轍而使其藉口病之一字便想結關上之局也

御史胡士奇奏　國家自有東事以來一悞豈容再悞以人之國圖僥倖如撫臣閻鳴泰其人職安得無

說而處于此鳴泰謀　國無能奉官無狀遼東狼狽
巳屬破甑祇緣榆關多事行且露才揚巳欺世盜名
遂蒙　皇上不次之擢授以節鉞豈徒使之高牙大
纛統馭三軍誠望其感激思奮與樞輔同心戮力定
有一番全付精神辦封疆之事試問鳴泰部落營伍
作何以招撫得來積衰之士氣何以鼓舞得起乃貪
殘橫肆無鉛刀一割之用迨事勢窮促手忙腳亂上
疏求撤而以未了之局付之他人夫榆關何地巡撫
何官積怠生玩自稱胼拇豈　朝廷之法不能制其
死命乎葢鳴泰剛愎過廷弼孟浪過化貞黷懦過楊

鎬豈有聽其竊位騙官擾擾而來悠悠而逝而　朝
廷不一問者乎或者謂鳴泰係樞輔薦用恐傷承宗
知人之明職謂不然樞輔一片熱腸見鳴泰浪有才
名或不負所舉寧獨樞輔信之舉　朝以爲當關虎
豹非鳴泰不可詎意倖　國恩而羞知己樞輔此時
斷宜妙選才力膽智堪代鳴泰者不妨明白更置葢
昔日以虛憍而悞信其所長今日以敗露而直暴其
所短始終爲　國家起見德怨總不關情乃見樞輔
公忠于　皇上之職分也
巡關御史潘雲翼奏爲輕率偏謬撫臣不堪巖關重

寄謹摘目前諸事列狀上　聞慨自東事决裂覆轍
相尋若撫若經豈皆才力不逮人哉又豈故喪師失
地損威辱　國以賊虜遺　君父以性命嘗司敗哉
葢以虛驕臨事輕忽當撫或自用而不能用人致武
臣力之罔効或見偏而不能見全即才情氣皃之難
憑蠢爾逆酋遂因而得志于我試觀自李維翰之督
戰敗潰以來楊鎬則以四路進兵而不利袁應泰則
以自撤城守而不利王化貞則以日議過河而不利
封疆之寄節鉞之權則全于撫臣是賴若閣撫闓鳴
泰者果何如哉彼其起廢家園尋推開府豈非謂其

任遼最久知效最深以期一當聊以此日而肩此任耶以此日而肩此任當不知何如慎重何如公忠與樞輔同心與鎮道協力猶懼不勝而孰知其大謬不然者僅就臣耳目所聞見最真合鎮指摘所加與樞輔告戒屢及者爲　皇上陳之大抵鳴泰本無恢復之才祇欲大言欺人亦無出關之志藉此虛名進秩觀其所力薦之將才如王紹勛陳猷張大本徐勇曾劉九何丘壘藍相于化龍等非監生則諸生也非吏名則易姓也臣考察之日莫可究詰甚有奉　旨提問者尉槩收塞幕前彼參謀則需有人亦何至若許

且方市色服出入無忌走憲府如鶩焉也豈以犂庭盡
在入幕乎覩其所委用之私人如秦希曾强應元徐
敷奏張斌良丁國用駢存信胡伯灝朱平東等非僞
官則犯弁也非流棍則奸徒也關門之人舉爲畏途
甚有閣部法華者仍盡留之標下彼聽用自不乏人
何需若輩且城狐窟兎實煩有徒至籍指官爲叢也
豈以心腹即爲爪牙乎招兵誠爲要務然兵必須將
而漫爲丘壘藍栢徐敷奏徐樹聲輩以不到詭名冒
餉大半充橐至于營官張大本並委招募矣然卒不
得一兵之用也非樞輔嚴行交割將何所底止宜其

有折乾進院之疑也買馬誠爲急需然委必得人而漫用尚志弘張世胤李槓花費馬價任意嫖賭至僞官駢存信復營鑚買馬矣然卒不得一馬之用也非樞輔嚴爲解驗又何所稽查宜其有名馬行賭之疑也查點營伍誠是也乃往來十二三月能必其無東移西竄者此屬非法至以年貌不對輙斬其百總細其將官不亦太甚乎乃許子敬張斌良楊慶玄等之營虛冐尚多又何以不問非樞輔日歷諸營則各官打𩉥之說不惟查其弊抑且增其弊矣打造器械誠是也始終用[illegible]張大本能必其爲日省月試者此巴

涉于私至畏懼查核輙用火燬局猶庇之不已太縱乎而又用之營建用之陸運復用之招撫種種承委又何以責效非樞輔正法徐燿則一人十事之謠不惟無以復侵沒之辜抑且無以償被焚之命矣至于踪跡詭秘之祖天壽聽其私携男婦出關更帶軍器渡海樞輔梟仇侄而羈其弟大寒叛逆之心而鳴泰則仇其發覺之將俞大亮拘而版打之是何肺腑說者謂其逃于金珠之投獻恐不虛耳至于變幻百出之胡惟寧聽其詐降之奴以行且載硝黃爲贄儀樞輔發其覆而折其萌殊奪奸弁之魄而鳴泰尚爲掩

耳之鈐仍將寧力爲信任之是何作用説者謂其溺
于叅謀之爚口信非誣耳蕃成龍偷盜庫金二十錠
乃欲出之獄而委以招兵是賞盜也樞輔已行究問
而猶賄脫彼錢神即靈其如此法網何保世寧虛冒
空糧百餘分乃欲釋其罪而假以事權是府辜也樞
輔當行責革而猶欲投用彼賄賂卽熟其如此軍令
何朱平東從賊故名用爲千總委之巡捕以致非刑
詐跌鞭行兕杖斃朱王等及遠民三十餘命若死屍
親闕門爲之重足以樞輔有市棍淵察之禁秦希曾
[illegible]應元以惡棍結黨倚以耳目應名天罡以致窩住

流娼專開賭局毆死西兵楊天仁等餘命人莫敢問
聞者爲之寒心是以樞輔有制驕平忿之法縱公子
遍拜營將而索參貂同登將臺而閱視操演無論防
閑即從來建牙曾有此体統否縱內丁横騎官馬而
公行劫掠賞持紅票而賒取紬段無論危關即承平
地方能當此擾害否關門斗城即軍民無以棲止而
娼優混雜不禁戲館開張不禁日借此聯絡軍士也
甚而胡令捕官月課常例若干不幾計月平分乎關
外既脫之地其遺民閒欲佈種而置産于內者遂受
壓于關者亦遂日以此恢復寧遠也甚而行之各處

盡欲迫勒出關不鴻厲爲仇乎尤可異者督臣抵關撫賞見問曰來此何事又問曰何日可行夫撫局即所不詳不宜屑越若此藉令舍此羈縻而別求所以制虜之法恐又有所不能矣更可嘆者問其向輔臣曰我乃活閻王無我不能東滅奴酋夫奴滅即在指日亦不宜狂妄若此藉全就其蔓勦而實求所以滅奴之着亦恐茫然矣種種舉動乖方事跡汚穢臣未敢盡入白簡以混宸聰以傷雅道但就目前撫關之狀有干清議大拂輿情者摘發若此總之鳴泰以虛憍自用以偏昵用人惟其知奴未眞所以輕奴欲

大殺一陣未免以易心嘗天下事豈邊城可爲旦夕之功乎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蓋言其慎也是以樞輔于寧遠姑令練兵于內于祖天壽胡惟寧則曰撫臣之議蓋有深意存焉然而事齟齬而人枘鑿又不但此此即頃者輔臣對臣亦惟有焦勞怨嘆苦更替之難其人耳豈其初志哉然臣以更撫臣于樞輔在關之日易以人心之有所向背也而更撫臣于樞輔還朝之後難恐大勢之有動搖也此又在主持軍國之臣酌議而力行之何如耳臣草疏畢按鳴泰自行請撤一揭大關撫按之臣

安攘攸係不啻重且急矣秖有議更之人又舉有議
撤之撫令嗚泰此言尤來物議沸騰上負　朝廷起
用之　恩下失同寅協恭之誼而節鉞爲所騙也律
以考功之法即削奪亦不過乃云以不東不西之官
居可有可無之地又曰可以用免以私心失天下人
然而用人偏恐不能用人而反爲人所用從來覆轍
不甚相遠今日殷鑒又何執迷豈　國家之氣數實
然哉抑臣因是而重有慨者自廣寧失陷奴酋棄而
不守西虜望而不居近西寧一帶室戶雖盡城廓依
然田土雖荒膏腴尚在恢復之說誰曰不宜恢復之

心又誰人不有哨探者且竟繇廣寧城並見東夷拾得破敗文卷數張番字銅錢五文以爲執照則今日不惟寧遠可復即廣寧易耳然必如輔臣看詳一蹴措置安排繇近以及遠前後左右繇正以出奇纔爲萬全之計若不收拾關門以內而精神全用之覺華島曰據此即爲腹心之取也豈海上爲奴必由之地若不安插寧遠以西而工力頻用之窟窿山築墻即成鐵壁似此非理之語豈猶欲僥倖　溫綸于萬一哉伏乞　聖明惓念巖關大仲　乾斷將撫臣閻鳴泰即加褫斥仍　勑該部另擇堪任者速行推用毋

令道想撫而撫想經方可斥虛憍而收實效至于詐
僞之弁貪殘之輩如陳猷即費陳猷並張大本丘壘
藍相秦希曾强應元駢存信胡伯灝張斌良朱平東
即朱虎關上所稱十惡者又如徐勇曾徐敷奏徐一
俊徐樹聲關上稱四徐者　勑閣部嚴行查究俾關
法招而人心惕習玩爲之一袪已
御史周汝弼題慨自逆奴不逞狡焉啓疆費　國家
多少物力戕邊腹多少性命畢竟全遼淪于異類
祖宗無缺之金甌秖供叛將逃臣之一擲痛哉所存
榆關一線實係　宗社安危若撫臣闔鳴泰有大可

異者職生也晚初不習鳴泰生平據其疏留樞輔盛
稱方畧固今日之至計而中外之同然也宜也獨柰
何于樞輔則乞留而于巳則乞免是豈樞輔終當任
勞而在巳得任受逸哉近來因是騙官未見一官做
事今且借臺臣言事之口爲巳身卸事之地獨不思
三朝培養高牙建纛 皇上何負于鳴泰而鳴泰敢
于負 主命負臣誼并負此節鉞哉試使清夜自思
前巳巧脫于遼陽今復思巧脫于山海有無令績其
始終欺誤當與解經邦之明抗同也伏乞 皇上嚴
勑戒諭令鳴泰與樞輔僇力疆事共圖萬全毋貽東

顧之憂固撫臣之爲 國家計而亦自爲身名計也如樞輔鳴泰俱果不能支尤在銓部着實圖之耳兵科倪思輝爲邊局迺換邊情愈危乞急選關鎮重望以保封疆以伐狡謀事內云一月之間樞輔孫承宗以病乞歸撫臣閻鳴泰以贅官求撤夫鳴泰起自田間濫膺節鉞氣頗粗豪心欠沉細同趙括之談兵殺馬謖之輕敵腹心爪牙不聞熊羆猛士金湯壁壘虛誇萬里長城卽守覺華守寧遠等處犄角聲援出奇扼吭亦口頭話耳關臣同事地方其所論列聞見必[illegible]僅僅一回籍了事恐 國家無此功令也若

閣臣慷慨行邊出將入相倚毗匪輕忽爲負擔之弛
前功盡棄伐斵誰攻竊恐付託未得其人猶是樞輔
未卸之擔不了之局願樞輔熟思之也其鳴泰罪狀
樞臣亦當據實回奏削去巡撫還其故物逮治四徐
十惡明正其罪以爲騙官局錢之戒則封疆幸甚
兵科周之綱疏稱樞輔業已慰留見嚴兵政一疏條
奏遠近布置水陸井井大計若關撫狼狽已經彈射
想愼擇新撫以佐閣臣臂指之用自當朝不待食矣
職未閑軍旅得與聞封疆之事故陳蒭菲之見如此
御史張文熈疏云乎日負震世之名者亦未能實做

旋乾轉坤之事往日有責國之罪者尚且爲吞舟漏網之圖其何以服天下之心耶即如關撫一事名次更置如易小兒若非 皇上慎重邊疆留神清問幾敗乃公事矣〇御史沈猶龍題云樞輔以身任天下之安危其作法與人迥異試行邊大主意謂何良有見于經撫分岐政事厖雜爲之裁經置撫獨至調度暫請一行以安人心整家當即返旆以讓撫臣之行事其爲計最簡且便也而今似不經不撫隱住樊籠矣苟有利于疆事即使黃閣老臣勞病寢尋亦當捐此七尺以報 天子而其如大計之不爾乎奉

聖旨督師輔臣朕非不念勞苦但封疆事重還藉料理沈猶龍如何輕議姑不究餘着該部議行

戶科陳良訓疏云樞輔宰相行邊古今不多見近復有酌議督撫一疏何其壯也無亦是向來紙上之甲兵未堅兩軍之對壘令奴獲焉思動則樞輔籌之兩年運之一日勒石燕然正其時耳 皇上亦宜下一檄慰問之弗問奴酋來不來但問人心固不固其士師相衛能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乎其隊伍自相保能晝戰目前則相救夜戰聲聞則來援乎以此堅壁以此長驅衆志成城何賊不滅萬一人心不定

風鶴驚疑有如向時一鬨而逃一擊即散粟米兵革委而棄之樞輔兩年關上又謂何至樞輔今日所不宜言恭擬還　闕入覲　天顏日竟請罷歸以省議論往此經畧之所以敗亦惟是計較太多分別大勝口角之嘲戲筆端之怒罵戰守不專身名俱失樞輔可引是爲前車樞輔一身任天下　社稷實皆賴之其心若其身危　皇上鑒之與　朝仰之誰是揶揄或此二三商量比于以石攻玉樞輔集思太度自可點鐵爲金而言還　闕也奴酋方動何以樞輔欲靜兵機呼吸之秋豈堪忽焉行邊忽焉撰席如歸家而

戎馬在郊優游林臥世得無謂與閻鳴泰同類而並訊之而游移轉徙設立名色離却關門先去爲望則萬非計之得耳○御史楊芳盛奏稱遼撫閻鳴泰罪應速治　廷議苦無代者首鼠兩端至連疏而不能決又將啓諸臣以聚訟之階矣自遼徼以來大家坐視不圖禦敵只管添官　皇上亦安用此印纍綬若衣冠土木者空費長安之米哉夫言者置身利害之中任事者須置身利害之外如徒引類呼朋輕率而無所忌憚騙官竊位規避而不敢擔當言責一瘝官守俱敗蹇諤師濟之盛且爲拔汗關茸之風矣

大學士葉向高奏云輔臣孫承宗以病懇歸臣心憐之令已奉　旨諭留何容置喙閻鳴泰任關或言其與承宗不合臣亦密問之承宗而承宗殊不謂然無奈口語日多臣無以應故亦下部酌議意部中耳目稍廣當有定論耳御史曹守勛復罪臣以模稜則有之若以兩可之說而臆斷鳴泰之去留臣又無此力量也伏望　皇上將臣即　賜罷斥　勑問守勛以朝鮮當何如處置閻鳴泰應否裁易守勛胷中必有成算不傒臣之佐籌矣

按關撫如此行事口語日多而樞輔不聞是不智

也知而諱言不合是欺　君也狗所親而易經畧

如此大錯恐樞輔亦難自認矣

刑科張鵬雲奏職觀東事之壞大抵皆我不能乘奴
而偏爲奴所乘以楊鎬之躁也而進兵奴遂得乘之
以挫我銳以袁應泰之闇也而收降奴遂得乘之以
陷我城以王化貞之癡熊廷弼之愎也而兩爭不下
奴遂得乘之以虛聲恐喝而烏驚獸散矣日者樞輔
當關巖關可恃無恐不意數日內樞輔且以病　請
撫臣亦以病　請議者方抱杞憂旋奉　明旨于樞
輔則[illegible]隆遇有加于撫臣則下部酌議煌煌天語業

已　洞鑒彼中之情形矣職以爲閻鳴泰之當去可無煩再計者也向來狼狽之軀秉鉞邊關久不滿于人望近日虗憍之狀嘖嘖道路更爲大拂人心所願當事者幸無以酌議二字變作調停徐俟樞輔之裁酌徒滋築舍之紛紜開將士觀望之心啓逆奴窺伺之端也至于樞輔承宗仰體　皇上眷注之殷俯矢人臣致身之義有任無讓奚俟職言之瀆耶當多事之時却少任事之人職願當事與封疆任事之臣務要洗腸滌胃各秉忠心大家齊矢報　國之誠共收蕩平之業而　宗社天下俱安矣

御史吳甡題近見邸報朝鮮擅自發兵識者僉謂奴酋狡計欲斷毛弁牽制之路爲併力窺關之舉時勢至此亦孔亟矣關撫閻鳴泰外示强陽中實庸憒即其舉動乖舛言詞鄙謬上負　國恩下負知己若不早爲褫斥終必敗壞封疆當事大臣必不襲姑留之套以遺　君父之憂無俟臣之贅矣○又題閻鳴泰恣心妄言視天下事太易臣素輕之及讀科臣尹同臯責成兩撫之疏未嘗不嘆服其識之早也語曰亡羊補牢尤爲未晚當事大臣鄭重此舉必且虛公擇人不拘資俸不採虛譽務得其實經濟之才使今日

可爲關撫他日可爲經畧他日即可爲經畧以代樞
輔庶不至一悞再悞付封疆于一擲耳
御史沈猶龍奏職接邸報見遼撫閻鳴泰爲樞相勢
難遽旋等事大意陳輔臣之偉伐誇邊政之有成復
謙謙而不居終斷斷于一去非任非讓若公若私何
其婉而激任情而自便哉鳴泰故遼東一条議也非
有汗馬之勛死守之烈徒以經撫兩敗追念因遼解
綬之臣起用山海不數月而躋位開府乃相臣留則
爲優游之撫臣相臣歸則不肯爲補塞之撫臣也槐
階 禁近原非塞上之官豈支持艱危作錦游之夢

何其不倫也從來有緣邊重地爭先决去之大吏否奴酋眈眈虎視經年遠跡徒畏我虛聲耳今侈口賊歸明明自獻其短不但貽欺于敵人必且召侮于一旦委棄前勞流害不小屬虜乞款乍歸乍叛趙率教力致首功几貽口實鳴泰多投黃白方解兵端庸獨不知虜情之玩我乎一撤而乘虛薦窺誰司捍禦致使後人無可仗之同心臨事有不終之敗局皆鳴泰之爲也鳴泰才使巳窮中藏盡露猥借題于臺臣疏語而卸擔于東道主人則數撫關竟有何事彼八旬大衰蒙犯風露而來朝雖資其望而未嘗不重憫其

衰祇以敎事未終難議更置歷號乞休未遂首丘之願而鳴泰知難而退獨爾見機之明即方今吏兵二部奉　旨酌議去留竊謂鳴泰以塡撫爲贅原官副使則非贅也或削去新銜聽歸初服或監山石留試鉛刀一成退讓之高一餙　國家之紀即以方未任先辭之解經邦尤爲寬政矣職痛心積敗憤覆轍之難叵妄謂　人主恩威當決之早如苟且優容薄責後效必待僨轅折軸羣喙爭鳴而後始奮　雷霆之震則明罰盡出于下而苟倖無禍之人心難望其畏法而死敵也

南太僕寺卿朱吾弼疏云接邸報樞輔以病告遼撫以夫辭病為托辭去為卸擔無可疑者職不覺失色發憤長太息曰　皇上何負于臣子而臣子敢于騙官私身家負　皇上乎夫承宗之薦用鳴泰出鳴泰手遂之自薦承宗誤信有識士夫無不料有今日第經畧難繼而樞輔毅然請行　皇上推轂而遣彼鳴泰以破甑開府為知已者死承宗必獲桑下餓人之報豈鳴泰一旦喪心至此也則鳴泰亟當逮治承宗之在山海為　皇上所倚之韓范乎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國無期一段忠悃承宗所當自矢當隨

發鳴泰奸狀堂堂正正如伯鯀先用後殛何妨也
御史林一柱疏云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用天下
人之心而後可用天下人之力情者所以感其心而
使之動法者所以悚其心而使之震情不足以動法
不足以震則人各自爲心而憚其力是 聖主無所
恃以用天下是故主勢孤而 國事危 皇上今日
之于樞輔殆情有未至歟何孫承宗之以病告也當
廣寧殘破兵民蕩析之秋 廷議必王在晉而使之
出在晉儘力料理亦駸駸有緒矣承宗掀然請曰非
臣不可 皇上壯其志嘉其忠 臨軒以送之 劍

玉以優之公孤以　寵之馳貂張以錫之出藏器以需之其尊之則師保也其愛之則手足也其無竭不報也如一體之交相爲用其無訐不從也如魚水之交相投臣謂　皇上愛承宗有禮矣國伲未報　主恩日重此荆離之所以燔家滅族聶使之所以決面屠腸者也承宗何爲而以病告也承宗之病不病臣不敢知然當其初時慷慨請行也豈曰此行庶幾無疾病乎又豈曰吾無病而行有病而返乎必將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孔明之所以報先主也必將曰賊在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如裴度之所以告

憲宗也成則爲元濟之擒不成則爲仲達之走言行相顧終始無他大臣之告其　君其道固如此也承宗何爲而以病請得無謂我獨賢勞廷臣皆有還朝之議歟夫承宗亦度其能任與否耳夫且謂天下事非我莫能爲也而愛一身之逸貽　主上之憂爲此說者知有樞輔不知有　皇上情面之言臣願承宗勿聽也又得無謂布置已定聊藉此以結報效之局與夫承宗亦自視其曾當奴否耳今日之布置猶是遼陽未陷廣寧未破時之布置也未見單行之一面終未報　主恩之一毫爲此說者知有樞輔不知

軍旅國是又情面之言臣願承宗勿受也必謂還[illegible]
朝之體重于行邊之臣更不以為然臣讀出師表云
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
之禕允之任也時平貴于坐論世亂急在持危置安
危之係而伴中書之食解武侯之職而退就攸之禕
允之任人之許之與承宗之所以自許者于輕重大
小何如也昔甘茂伐韓與秦王盟于息壤已而王欲
罷兵茂曰息壤在彼彼有負臣之[illegible]君且無負[illegible]君
之臣今息壤之盟未寒而宜陽之旆先返使承宗上
不得為武侯責公之効忠次不得為甘茂之自効何

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嗚呼任賢者不賢旣以不賢而
喙之去賢者宜任又以不終任而贊之去情緣二字
久入膏肓定欲以虜遺　君父禍患遺　國家是誠
何心哉若以臣決言之則肝膽者君之所受軀命者
義之所輕少年　天子爲封疆而損其所愛黃耆老
臣負朞許而重其所輕于心安耶所謂始終動樞轄
以情者也若乃閻鳴泰何如人也溝中之斷餙以銀
黃欲巡撫則巡撫矣馬革裹尸豈異人任而一則曰
贊再則曰贊不言贊于未爲巡撫之先而言贊于旣
爲巡撫之後也豈其爲山海之巡撫則贊爲居家之

巡撫則非贅乎以其口之誇張賺一方之牙纛而又以一味之驕縱招一篇之彈文巧于攫巡撫而又巧于卸山海鳴泰之去逃一間耳臣嘗謂躍馬西歸殺人放火遇撫臣而嘻笑遇關臣而嫚罵廷弼之逃逃而豪者也踉蹌出走涕泗流連化貞之逃逃而巧者也鳴泰而倖入榆關則熊王亦可出國圍熊王如不宜出之國圍鳴泰亦不得倖入榆關夫亦以誤　國繩之以靖室待之而已而或者謂緬遼撫非所以安樞輔是又不然街亭之敗武侯揮淚而斬馬謖引咎責躬乘所失于境外樞輔而遜武侯也則可樞輔而

爲武侯也方上疏自販以身擬法而又以法爲嗚秦
私乎臣固知其不然也噫　皇上今日之情前此所
未有之情此而不足以感焉則情窮今日之法後此
所覩效之法此而不足以震焉則法窮臣恐後此無
人不病無人不贅而爲巡撫者逃遁之後開一變局
無不人人恣睢以　國僥倖博一聽勘之巡撫以去
也　朝廷之上年年議巡撫勘巡撫山海吏卒日日
送巡撫爽者舉子不定不勝其禍而況能勝奴酋也
危矣臣不能爲　皇上計矣伏乞　聖明裁察焉
戶科陸文獻跣揭辯自經臣王在晉拮据于廣寧風

鶴之餘輔臣孫承宗肅戶于山海苞桑之日後先規畫如出一人角徵互調鹽梅共濟異同之端幾乎泯滅而旁觀者見關臣潘雲翼論列關撫閻鳴泰文觀按臣林一柱挽留孫承宗不免微有異同之猜職則以樞輔之與王在晉未嘗異也與閻鳴泰未嘗同也迹而猜之經臣意在守關輔臣力主恢復守關者疑恢復之爲虛恢復者疑守關之爲怯以至易置之際似有參商實而按之覺華之將兼南北前屯之收拾城池經臣原非局蹐于關內營房之旗布關門大帥之旌麾不動輔臣亦非輕議于關外精神卸拾何嘗

有不同哉惟是經臣之抵關也任事不數月料理各有頭緒無奈搶攘之鬪監軍輒思掣其肘而撓其權經臣無事不力行監軍無事不停格甚至共議築墻而歸過一人陰持陽阻經臣始不得行其志矣輔臣之初閱關也常重其才憫其勞而又念其志之不得盡行故以留樞需其後用是急代經畧非輔臣之本意迨改其秩不改其政則輔臣之虛衷也彼鳴泰以監軍而躐巡撫輔臣當日即謂成色不滿八分惟其不肯以成色不足之人嘗試封疆故願撤黃閣之尊崇而危邉之彈壓此時此念眞致身許　國之悃誠

而帥先嗚泰之極思也及嗚泰行事乖張舉動狂躁苞苴塞路法令凌遲輔臣黙喻之而不記顯禁之而不悛以汚關臣之白簡關臣之論列固已先得撫臣之同然輔臣于嗚泰之用舍曾不聞其有介介也昔宋臣韓琦范仲淹同任西事琦主戰仲淹主撫持論各別而不礙和衷竊謂輔臣之與在晉事政相類諸葛亮以國士遇馬謖迨街亭之敗揮淚斬之其于嗚泰夫亦有是心乎然而關臣之疏論嗚泰止摘其貪穢之迹而未及戰守也戰守之宜經臣謀其於輔臣處其終嗚泰原自無初曷聞有終乃其被挐敗轅之

狀巳自不堪校舉特糊辮自轎臣尚未到喪師辱
國爾如是而復謂櫛風沐雨收拾二百里之封疆將
誰欺乎以一人手掩天下目乎試問所收拾者何處
所櫛沐者何功以爲能選將耶則保奸藏匿且爲逋
逃藪矣以爲能練兵耶則虛名冒餉且爲槖中實矣
以爲能布置耶則寧遠築墻且貽畫餅開劾涓埃幸
邀 皇上聽勘之 肯少寬鈇斧之誅猶復潛踪匿
跡四布流言恐以此開異同之端而厥後來任事之
意始而悞 國旣而悞巳終而壞人貽害豈渺小哉
初主事沈棨致書長安謂棨論遼撫不必說起舊

經畧益此時樞輔已心服舊經畧而深惡遼撫之冥行若一路牽經益甚其慝觸其忿而於舊經畧有所未便此臺省之交訌止言遼撫而未深言前事也林公在差有所未知叙及始末政府見是疏怫然有不必多言之票擬乃天啓年間一段公論藉是疏而存矣

又戸垣陸給諫疏云輔臣之初閱關也常重王經畧之才而憫其勞又念其志之不得盡行以留樞需其後用是急代經畧非輔臣之本意迨改其秩不改其政則輔臣之虛衷也政府見疏謂改其秩

不改其政則經畧不必更樞輔不必出面語陸公二句觸目可駭當時忌言中外回護往事之失看明知之而明諱之矣

附沈臧方與侍御周來玉書

株守危闗久疎候問毎聠光範不任神馳闗上事體甥乂欲言恐有礙閣部未敢啓齒竊以王經臺多方措据百事就緒即今日所憑而藉者莫非彼之規畫所未得盡行其志者毎爲閻撫袁道不肯奉行遂成廢閣耳二公既假手閣部而擠排之巳藉閣部力而躐顯位則并閣部而慢易之按蹤出

閣部大是不堪所不訟言之者亦如待江總兵例欲臺省明指摘之而已不相回護耳如不肯任袁以關外不肯假叛弁祖天壽以權不肯、主張築墻此皆顯相齟齬處至撫道行事乖方如任游棍四面招兵徒靡餉而兵無實藉山石道中軍朱平東藉勢恣意殺人而關人側目下教塲袁監軍不用閣部命。而擅斬人。幾至鼓譟受病廢張斌良囑而薦之閣部欲閣下題授副總兵及見閣部令兩人扶掖而上撫臺公子徧拜營將而索貂參凡此皆章章人耳目者閣部亦未嘗不洞悉也曾歷此地

亦莫不聞即倪吉旋馬恸思俱可問也二公但知逞臆肆行至於料理經制毫無寸長累卵危關豈堪當此決裂二公舉措係國安危苟有人起而破除之亦救時第一着也然此舉不可出自舅父臺省中有臭味同者不妨慫恿成之耳閣部機神最圓行事極細其所張設不求速効亦爲近與二公意趣既殊參商已見故一。意西還以通　中朝之血脉固非假此以卸擔者恐以後言事不必過求也王經臺被擠。海內亦多爲之不平。茅暴白則涉嫌疑今二公自多紕繆。直二一揭其肺肝。則經臺心

事不暴而白但欲爲經臺地更須照顧閣部閣部與經臺行徑殊而意見未嘗不合指摘一及閣部則于經臺反有礙矣至如東虜情形我無釁焉彼必不動似亦不必煩　廟堂憂勞也

南道黃公輔云遼撫閻鳴泰非以一叅議蒙我　皇上特拔而授之節鉞付之東事者乎自知才力不任何不及早控辭而騙官到手託詞卸肩也彼解經邪猶自不敢騙官者以規避削籍矣而鳴泰止以一勘脫身且嘵嘵逞辨如此大便宜事誰不肯爲乎無怪乎今日効尤者多而又何以服人心也此刑賞之宜

平者一臣誠念邊事一失計其害至于敵安而已危
刑賞一不平其弊至于殺人不足以為罪爵人不足
以為功如此而臣又安能隱忍而不言之哉〇南道
張錫命疏云口舌得官之閻鳴泰公然衣繡還鄉而
登萊陶朗先浪擲之金錢竟付之水濱也
吏部覆科道張鵬雲周之綱潘雲翼樊尚燝周汝弼
練國事沈猶龍胡士竒劉四端各論遼撫閻鳴泰及
孫承宗求罷本到部臣會同尚書董漢儒等酌議得
榆關一線實係天下安危自樞輔孫承宗慷慨仔肩
威靈丕振令逆酋不敢西窺而中外屹然安枕者皆

其力也御史潘雲翼親授方畧疏留久任以爲大將
非樞輔無以提掇之道鎭非樞輔無以責成營伍非
樞輔無以整練城守非樞輔無以縮結其他過使用
正用奇諸所區畫關上不可一日離樞輔者昔裴度
之督師淮蔡也辭曰滅賊則朝天有日終擒元濟韓
范之經理西夏也行間日久乃能使元昊稱臣樞輔
忠義自許豈遜諸臣知必寢乞休之思勉遵　慰留
之　命也撫臣閻鳴泰起自廢閑驟躋節鉞　聖恩
隆重謂當如何報塞乃偷關何地巡撫何官此時何
時突然一疏請撤贅撫則大可異者臺省交章罪其

卸擔臣等正集議以酌去留而巡關御史潘雲翼之
疏至矣據其耳目所及見聞必眞合鎮指摘所加與
樞輔告戒屢見者種種罪狀上負　主恩并虛樞輔
惓惓共濟之意豈可不議更置以悞軍　國大事相
應先令回籍聽其關臣論列事欵仍　勑樞輔具　奏
撫臣鳴泰祇候　皇上處分遺下員缺容臣等即從
公會推以聽　聖明簡用樞輔素孚三軍之心大寒
逆虜之膽一應機務專任成功俟防範無虞恢復有
緒　皇上召還之日另議經畧以收全緒可矣

遼事實錄卷之十二　終